

石河子大学中国屯垦与边疆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屯垦与边疆发展研究文库

中国屯垦与边疆发展研究文库
周生贵 于鸿君/主编

XINJIANG MENGGUZU
YUYAN YANJIU

赵杰
◎ 著

新疆 蒙古族



语言研究

——以博州察哈尔蒙古语为例

石河子大学中国屯垦与边疆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屯垦与边疆发展研究文库

周生贵 于鸿君/主编

以博州察哈尔蒙古为例

語言研究

蒙古族



新疆

XINJIANG MENGQUZU
YUYAN YANJIU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蒙古族语言研究：以博州察哈尔蒙古语为例 / 赵杰著.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228-12164-9

I. 新… II. 赵… III. 蒙古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新疆 IV. H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5550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2810910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4.7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目 录

序	照那斯图(1)
第一章 新疆蒙古族的历史由来	(4)
第二章 博尔塔拉蒙古语的当今状况	(14)
第三章 博州蒙古语语音研究	(21)
第一节 博州蒙古语元音	(21)
(一)元音音位	(22)
(二)复元音	(26)
(三)有鼻尾的元音组合	(27)
(四)元音和谐	(28)
(五)长元音	(34)
第二节 博州蒙古语辅音	(37)
(一)单辅音音位	(37)
(二)单辅音音节尾	(48)
(三)复辅音尾(词尾或音节尾)	(51)
(四)个别辅音的特殊现象	(53)
(五)发音同部位或同方法辅音的自由变读	(53)
第三节 博州蒙古语的音节与重音	(56)
(一)音节的数量及缩略	(56)
(二)固定重音向灵活重音的转移	(60)
第四节 博州蒙古语的语流音变及其他语音特征	(63)
(一)典型语流音变	(63)
(二)其他语音特性	(66)

(三)相近发音自由变读太多	(68)
第四章 博州蒙古语词汇特点	(70)
第一节 词汇特点	(70)
第二节 语义特点	(72)
第三节 借词特点	(74)
(一)汉语借词及其蒙汉并用词	(74)
(二)其他民族语借词	(75)
第五章 博州蒙古语语法研究	(77)
第一节 语序	(77)
(一)主 + 宾 + 谓	(77)
(二)中心语 + 定语或定语 + 中心语	(78)
(三)状语 + 中心语	(80)
第二节 语法助词	(81)
(一)句中语法助词	(81)
1. 宾格	(81)
2. 属格	(83)
3. 与格	(84)
4. 假设格	(85)
5. 比格	(86)
6. 介格	(86)
(二)句尾语法助词	(86)
1. 时态	(87)
2. 疑问式	(90)
3. 否定式	(96)
4. 祈使式	(97)
5. 表方向态和申辩语气的“na”	(98)
6. 表感叹语气的“ju”	(98)
第三节 其他语法(含词法)特点的零星补充	(99)

1. 屈折法·····	(99)
2. 表判断的“kin”和名词化的“sən”·····	(100)
3. 构词的类化词缀·····	(101)
4. 其他词法的适用特性·····	(102)
第六章 博州蒙古语词汇描写·····	(104)
第七章 博州蒙古语短语、句子描写·····	(115)
第八章 博州温泉县蒙古语特点分析·····	(130)
(一)特殊的历史背景·····	(130)
(二)语音语法特点·····	(131)
(三)词汇的民族性特点·····	(135)
后 记·····	(138)
主要参考文献·····	(141)

序

照那斯图

赵杰同志的《新疆蒙古族语言研究——以博州蒙古语为例》一书马上就要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粗略看了一下厚厚的书稿,感到很吃惊,也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赵杰同志援疆石河子大学四年中屡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简称博州)亲自作语言田野调查的原创性成果,它填补了博州蒙古语没有人作过系统研究并写出描写性专著的空白,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书中详细追溯了新疆蒙古族从元、明、清至现今的历史发展,以“西迁”和“东归”蒙古族为主线,以现今博州的快速发展为经济文化背景,以博州博乐市的十几个蒙古族发音人的察哈尔蒙古语为调查对象,再配之以温泉县蒙古语的调查分析,可以说,已经给了一个较完整的描写平面并使之公诸于世了。

书中列有相应的词汇、句法结构(词组)和句子的实例,特别是语音部分的研究颇为精细,不时又有创新性的发现和阐释。比如圆唇、展唇的元音和谐、靠拢性音变等,词汇上的消化性汉语借词,语法中的时、体、态的挖掘和梳理,疑问式的细致分类,词干加词缀的黏着语类型分析,发音同部位或同方法自由变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音变体等,都能从中看到著者深厚的语言描写的功夫以及娴熟的语言理论功底。

尽管全书调查的蒙古语词汇还不够完全,词汇部分的研究内容还可再展开论述,但著者在汉语人口居多、汉语影响强烈、年轻蒙古人都在说汉语的博乐市能不辞辛苦地找到十几位蒙古语发音人,竟然又挖掘出这么多的蒙古语素材,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从书中记录的 qal(火)、qar(手)等几十个同等语音环境下的对立音位对儿,从一个“钱”字能严式地记出三种发音,从一个句子能完整记出三种时态:

pi atfil kena 我要干活儿
pi atfil ketfene 我正在干活儿
pi atfil kewan 我干过活儿

由此足可以看出,著者所记之语音、所选之词汇、所论之语法是严谨的,是可以为其他蒙古语研究的专家提供真实可靠的原始语料的。

清格尔泰先生在《关于阿尔泰学的理论和方法》(《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中说:“为了给各类研究人员提供基础资料,进而提高蒙古语史、蒙古语族比较、阿尔泰语言比较研究的水平,深切地感到需要进一步进行下列基本建设工作”,其中,头一项是“继续深入进行语言和方言的调查研究和出版工作。材料要翔实,注意收集平常容易忽略的语言特点,要到闭塞的地区收集古老的语言成分”。

斯琴巴特尔在《新疆察哈尔语简介》(《韩国阿尔泰语学报》第16号,2006年6月)一文中也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清乾隆年间一部分察哈尔人迁徙至西北边陲之后,他们的语言是在周围方言土语的强烈影响下逐渐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在这240多年期间,西边的察哈尔人一直处在和留驻原地的察哈尔人截然不同的语言(方言)环境中,从而他们的语言逐步走向卫拉特化……尽管如此,新疆察哈尔语还保留着同蒙古察哈尔土语相同的一些特点。”这是研究博州蒙古语察哈尔方言的一篇简介性文章。

赵杰同志的本专著无疑既响应了清格尔泰先生“注意收集平常容易忽略的语言特点,要到闭塞的地区收集古老的语言成分”的号召,又利用丰富的实际语言材料充实和验证了斯琴巴特尔在“简介”中提出的论点。而且,通过阅读赵杰同志的这本专著,我感到他不仅有善于发掘“古老的语言成分”的本领,而且有对零碎残留的语言现象善于分析的力功。比如对博州蒙古语疑问式的阿尔泰语系特点的分析。这有点像在棋艺中善于下残棋的能力,著者在不是穷尽的语言材料中善于从中挖掘、清理、拾遗补阙,发挥其在北大中文系学过的语言学博士的理论优势,把博州蒙古语这支已逐渐走向双语(汉、蒙语)和不说的欠完善的语言“残棋”,下得屡有创新、多有学术,称得上在抢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舞台上演得有声有色。

我和赵杰同志相识有年,记得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所长期间,他作为北大的博导和语言所所长,我们经常在北京、外地的学术会议

上见面,切磋满语、蒙古语及阿尔泰语系与汉语的关系等问题,有时在紫竹院昌运宫楼下碰到也要长谈半天。后来他到新疆、宁夏任职援助西部,我仍然受邀参加他的北大博士生论文的答辩会。印象更深的是,他支援西部期间,首先在新疆创建了西域民族文化研究院,后在宁夏又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北方语言研究院,为全面研究我国北方的阿尔泰语系及汉语方言、西夏语、东干语(回族话)等语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也是他对中国语言学研究做出的最新贡献。

赵杰同志一手扎扎实实搞满语、蒙古语等具体语言的研究,一手又很有远见地建立语言研究机构,狠抓科研队伍建设,这种双肩挑重担的精神,实为不易,令人钦佩,值得赞扬,故为序。

赵杰同志
2007, 12, 9 北京

第一章 新疆蒙古族的历史由来

博尔塔拉蒙古族的历史背景还可追溯到更早些来阐述。早在元代,蒙古统一了西域,元朝对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统治。蒙古汗国把天山南北实行统一管辖,打破了西域封建割据。从漠北草原和大青山脉来的蒙古族部分部族和贵族部众携同蒙古部众随之进入西域各地,仍沿袭了原地的游牧狩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为同样有过游牧传统的突厥语族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提供了交际、交流、交融的方便条件。

蒙古统治者在西域各民族中实行宽松的宗教自由政策,主张“诸教并蓄”,伊斯兰教才得以由最初的喀喇汗王朝逐渐扩展,到元蒙时遍及到北疆,也使当时的蒙古统治者皈依了伊斯兰教。笔者2005年5月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赛里木湖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调查,在霍城县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一团境内参观了一座蒙古王墓。墓碑前的墙壁上详细记载了元朝蒙古汗在当地的统治以及改信伊斯兰教的情况:

吐虎鲁克·铁木耳是成吉思汗第七世孙,生于1328年,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察合台灵王。公元1346年,年仅18岁的吐虎鲁克被拥为东察合台汗国国王,24岁(1352年)时信奉了伊斯兰教(是新疆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王),并强迫所属数万蒙古部众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加速了伊斯兰教的传播。1360年3月,他发动了统一河中地区的战争,再一次全面统一了察合台汗

国。1363年,吐虎鲁克汗死后(年仅36岁),伊斯兰教徒在阿里麻里城东郊为他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穹隆式陵墓,按照伊斯兰教殡仪进行埋葬。陵寝平面为长方形,门朝东开,顶是穹隆式,东西长14.7米,南北宽8.8米,高13.35米,正门墙壁用三种彩色琉璃砖镶砌,绘制成多种彩色图案,门额上有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经辞。

该麻札1957年被公布为区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从上述记载可以说明,察合台汗国在今伊犁、博乐地区留下了许多文化痕迹。察合台是蒙古汗国的一部分,它的“疆域相当于现在天山西北部的伊犁和博尔塔拉地区,天山南部的喀什和和田地区,中亚的七河和河中地区……首府在伊犁河流域的阿里麻里”^①。

1348~1509年建立的东察合台汗国是察合台汗国后裔秃黑鲁贴木儿建立的,都城阿里麻里(今新疆霍城县西北),其领土包括伊犁河流域、喀什、叶尔羌、吐鲁番、哈密及别失八里。“秃黑鲁贴木儿是察合台汗国王族中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人,他用强制的手段迫使天山以北16万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②。这段文献记载与墓碑记载相吻合,是说明自元蒙时期起,伊犁、博乐地区就有蒙古统治者和蒙古官民活跃在这一地区。二是因为皈依伊斯兰教,后来一部分蒙古人融入其他说突厥语族(比如今天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的民族中去了,但蒙古语不会完全消失,而是留在了伊犁、博乐地区其他民族的语言里。

“1408年沙迷查干文第马哈麻继汗位。他用严酷的手段强迫尚未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部众皈依伊期兰教,谁不缠头巾,就用马

① 见新疆教育委员会、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新疆地方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5页。

② 见新疆教育委员会、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新疆地方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7页。

蹄钉钉入不信教的臣民头中。因此,在他统治时期,西域地区大部分蒙古部落都成了伊斯兰教徒”^①。

14 世纪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察合台文字取代了回鹘文,也在察合台汗国疆域内形成了一种语音、语法是回鹘语(后来的维吾尔语),词汇则是维吾尔、塔吉克、阿拉伯、波斯和蒙古语的语言,即察合台语里就有蒙古语的成分。

猛哥贴木儿(1368 ~ 1403 年)时,元朝称斡亦剌、明初称瓦剌的一支蒙古开始崛起,1399 年建立了瓦剌汗国,1434 年灭鞑靼汗国,统一漠北东西两大蒙古,1436 年瓦剌三部获得统一,其疆域包括整个蒙古高原和准噶尔盆地。

“从 1514 年到 1678 年的一个半世纪里,以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东起哈密,西至帕米尔高原,南接西藏,北接天山的大汗国,这就是有名的叶尔羌汗国”^②。“1678 年准噶尔贵族浑台吉噶尔丹派 1.2 万骑兵进入天山以南,连下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直达汗国都城叶尔羌,叶尔羌汗国末代可汗伊司马义被俘送往伊犁,叶尔羌汗国的疆域成了准噶尔的属地”^③。由此可以看出,蒙古各部族的影响力开始从北疆扩大到南疆。

到明末清初,瓦剌又以卫拉特蒙古的名字称雄于新疆的天山南北和伊犁河流域,史称“漠西蒙古”(又称西蒙古)。“卫拉特,16 世纪时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准噶尔游牧于伊犁河上游地区;和硕特游牧于乌鲁木齐地区;杜尔伯特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两岸;土尔扈特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地区。17 世纪初……准噶尔部逐渐强大起来,其他三部遭到排挤,面临被准噶尔

① 见新疆教育委员会、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新疆地方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38 页。

② 见新疆教育委员会、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新疆地方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44 页。

③ 见新疆教育委员会、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新疆地方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45 页。

部兼并的威胁。17世纪20年代末,土尔扈特部逐渐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游牧;1638年,和硕特部被迁往青海境内;杜尔伯特及辉特部(土尔扈特部西迁后,习惯于以辉特部为卫拉特四部之一)则屈服于准噶尔。从此,天山以北尽为准噶尔所据,所以至今我们仍把天山以北的盆地称作准噶尔盆地”^①。

1671~1697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在位时出兵青海,攻破叶尔羌城,把政治中心由塔尔巴哈台转移到伊犁河谷,进攻哈萨克,又出兵喀尔喀。他不听从康熙皇帝的劝阻,与清政府公开对抗,提出与康熙平分中国,南北分治。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噶尔丹败逃俄国,众叛亲离,暴病而死。之后,1697年,策妄阿拉布坦在伊犁称准噶尔汗,派使到北京请安纳贡,又反对沙俄的侵略,但其子噶尔丹策零继汗位后发展经济,抗击沙俄,也对抗清朝,1745年策零之孙达瓦齐继汗位,后内讧,请乾隆皇帝西征噶尔丹。“1755年2月,清朝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副将,率军出乌里雅苏台,为北路;命永常为定西将军,薛赖尔为副将,率军出巴里坤,为西路。两军各2.5万人,约定在博尔塔拉河畔会师,围攻达瓦齐的大本营博尔塔拉。两路清军于4月会师于博尔塔拉。达瓦齐的部属纷纷请降。5月,清军攻占伊犁”^②。直到次年元月,清军在伊犁昭苏格登山打败达瓦齐主力,达瓦齐逃到乌什,后又归顺清朝,乾隆皇帝封他为亲王,赐住北京城内。自此,准噶尔汗国灭亡,清政府统一了天山南北全疆各地。

之后,新疆有阿睦尔撒纳叛乱,又有大小和卓叛乱,直到1791年,清军再次重新统一了包括伊塞克湖周围、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在内的新疆内外。1762年时,清政府在伊犁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

① 见新疆教育委员会、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新疆地方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

② 见新疆教育委员会、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新疆地方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军,简称伊犁将军,作为当时新疆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统辖天山南北各路驻防城镇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此时的博尔塔拉归伊犁将军管辖,离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很近。

从上述简史可看出,西蒙古各部在博尔塔拉和伊犁一带一直很活跃,与其他民族共同反抗沙俄侵略,曾在伊犁、博乐留下了安营扎寨的脚印,自然也留下了蒙古语的底层,这是下文描写分析甚至是构拟清代博尔塔拉蒙古语时不可不交代的历史背景。

清政府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为了巩固其在新疆伊犁、博乐地区的特殊统治地位,也为了抗击沙俄的侵略,1762~1763年从内地察哈尔省调来大批蒙古八旗来戍守博尔塔拉。与此之后八九年,即140年前西迁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蒙古由于不堪忍受沙俄的压迫,又艰难辗转回归祖国,1771年8月由首领渥巴锡率领,终于踏上了伊犁、博乐的土地。这两批蒙古族部落的西迁和东归成了今天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古族的主要来源,加上之前所述的准噶尔蒙古部落的一部分,构成了今天博州蒙古族的全部。

关于清朝历史上最新移民进入博尔塔拉,即东归和西迁的蒙古族的情况,今新疆博州博乐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库尔勒市都有着详细的历史说明。

笔者于2004~2005年春夏两次分别到南疆库尔勒市调查,又多次到北疆博乐市调查。今北疆博州博乐市西迁文化广场上有大标语展牌,明确记载着以下文字:

土尔扈特蒙古东归概述

土尔扈特蒙古部是我国西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四部卫拉特即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落。土尔扈特部落于17世纪20年代末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游牧,历时140余年。进入18世纪,俄罗

斯逐渐强大,四处扩张,土尔扈特部不堪忍受沙俄的欺凌、压榨,在年仅27岁的汗王渥巴锡率领下,于1771年1月伏尔加河东岸的三万三千余户,约17万人,毅然踏上了东归祖国的征途。行程万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沙俄无数次围追堵截,加之饥饿和疾病,一路损失约10万人口,1771年7月初抵达伊犁时仅存7万余人,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悲壮凯歌。伊犁将军府奏请乾隆皇帝批准,将土尔扈特部分四块安置于巴音郭楞、和布克赛尔(和丰)、哈尔乌苏(乌苏)、精河等地。同年秋天,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了渥巴锡汗王一行众多土尔扈特上层官员。如今居住在精河县和博乐市贝林乡的绝大多数蒙古族,为东归土尔扈特部落的后裔。

博州人民政府

2002年9月1日 西迁文化广场

今南疆巴州库尔勒市街道广牌上的介绍也大体相似:

明末新疆有蒙古卫拉特四部,分别是:和硕特、杜尔伯特、吐尔扈特、准噶尔,后准噶尔统一。由于不堪忍受准噶尔的统治,其他三部的一部分到了苏联伏尔加河流域,但因18世纪沙俄用东正教统一蒙古人的喇嘛教,加之扩张派他们到各国,他们不堪忍受,17万人回国,历经艰辛,奔归祖国。因为这时清朝已平定了准噶尔,这些东归蒙古人是为了大清国也是为了回归祖国。等东归蒙古人到了伊犁边界时只剩下6万人了。乾隆皇帝把他们安置到新疆各地,如塔城民丰,石河子南山,还有博尔塔拉精河。于巴州的和静和和硕,又给他们盖喇嘛庙,给他们军饷。今巴州和静主要是吐尔扈特和杜尔伯特部,主要

是看守巴音郭楞大草原交通要道。和硕主要是和硕特部,看守博斯腾湖。现巴州 125 万人,只有 4 万蒙古族,其中 2 万在和静,和硕有 5 千,其他则散居在焉耆、博斯腾湖一带。

从现今的巴州对蒙古族由来介绍中可以看出,巴州的蒙古人是东归蒙古的一部分,而博州的蒙古族除精河有一部分是东归蒙古族外,博乐市和温泉县的蒙古族主要是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不久从内地察哈尔(今河北省北部)迁来的戍守阿拉山边陲的蒙古八旗。

笔者曾在 2004 年 4 月底 5 月初实地调查新疆博州最西的温泉县时,在温泉县城郊区温泉浴池旁的山顶上看见了温泉县人民政府最近树立的一个纪念碑亭,是为纪念本地蒙古族从内地察哈尔西迁至此 200 多年而建立的,上面写着:

察哈尔营旗屯戍边亭记

乾隆二十一(一七五七)年,清军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历经兵燹的乌孙故地之门户——今温泉县境内,已是百里沉寂无人烟,两河奔流徒叹息。乾隆二十六(一七六二)年,伊犁将军明瑞奏准,朝廷首批察哈尔营官兵一千名,携眷于是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从张家口一带西迁,翌年二月抵伊犁。二十七年,第二批携眷西迁,察哈尔官兵于三月二十日及四月二十日分别起程,翌年抵伊犁。两批察哈尔官兵及眷属分驻博尔塔拉、哈布塔海及赛里木淖尔(湖)等地旗屯戍边,至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察哈尔营军事建制被撤销,凡一百七十五年。察哈尔营旗屯戍边,团结御敌,守疆固边,功勋卓著,开发水土,发展生产,业绩昭然。为追远怀古,以承先人之志,抚今看朝,以展后人之图,是故于此建亭以示纪

念,并镌刻碑文记略。

温泉县人民政府

县长 诺明达拉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笔者 2003 年 10 月也曾对温泉县的博格达尔镇调查,当地老人达西加甫(曾任过温泉县蒙古中学校长)和夫人曾对我带领的石河子大学西域民族文化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们说,他们作为从察哈尔西迁来的蒙古八旗,其历史与县城郊区山上的纪念亭碑文大体一致,只是补充说,第一批是男人先来,三年后蒙古族的妇女们来了,而且第一批迁到今温泉县,第二批迁到今博乐市。

在今博乐市文化广场 2002 年 9 月 1 日树立的西迁碑亭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政府对西迁蒙古族又作了更详细的说明:

清朝初期,察哈尔部被清廷编入八旗制后,察哈尔部征战南北,屡建战功,深得朝廷信任。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为了填补西蒙古准噶尔部被削弱而出现的边疆力量空缺和大兵压境的形势,清廷于乾隆 27 年至 29 年(1762~1764 年),从张家口一带的察哈尔部中分两批选派 2000 官兵携眷到伊犁、博尔塔拉一带驻守边疆。乾隆 28 年(1763)在伊犁将军府设察哈尔领队大臣,任命乌岱为首任察哈尔领队大臣。1765 年,锡伯、达斡尔族官兵抵达伊犁、塔城后,察哈尔官兵奉命换防,主要驻守在博尔塔拉一带。驻守博尔塔拉的察哈尔分左右两翼共八旗十六佐领(苏木)。左翼驻守于今温泉境内,右翼驻守于今博乐市境内。共担负着 21 个卡伦(哨所)的驻防任务。察哈尔蒙古官兵除领取朝廷军饷外,还通过进行农牧业生产,丰衣足食。